



声声叹

如坐深甑

钱红丽

韩愈有诗：“如坐深甑遭蒸炊。”说的正是大暑时节，热得人就像在铁锅上的笼屉里蒸着似的。这种屉里蒸的日子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人，没有谁不熟悉。

置身户外，水泥地反射的热浪，恶犬一样直往脸上扑，有被火燎的焦灼感。太阳倒积极得很，凌晨五点半左右便兴兴头露脸了。

古语曰：“夏看巧云。”早起，盛夏的朝霞当真好看，主调玛瑙色，副调的明黄里杂糅着鸽灰，大絮大朵的，帆一样在东面的天上扯来移去，饱含一份遥远的深厚广袤。盛夏最绚烂的美景，正是凌晨五点左右的天色，晴朗开阔，一派阒无人迹的寂静。青草纷纷将珍珠璎珞顶在叶梢上，凌晨的风颇为幽凉，像小号轻轻吹响，仿佛大型演出前的暖场。俄顷，阳光乍出，溽热一如盛大的交响乐隆隆登场。

午后，杨树绿帐一样的叶子哗啦啦地被什么撑着，有力挽狂澜的气势，于视觉上似有一点凉意。高处的蓝天是静止的——连蓝天也被热得失去了表达能力。大暑的天，空无一物，似可盛下一切，包括蝎子一样蜚人的阳光，而人间就是一口盛满水的大铁锅，翻滚着，翻滚着……

这样溽热的交响乐要持续整整一个漫长白日。直至黄昏来临，夜蝉如小令唧唧有声，偶有蛙鸣。今夏雨水盛极，居所附近

微雨夏夜，看完许鞍华旧片《客途秋恨》，好似一杯陈年普洱，气韵醇厚，回味悠长。剧中配乐尤其是亮点，“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，亏我思娇情绪，好比度日如年”，苍凉的拖腔自南方骑楼的某扇窗户传来，斑驳光影，娓娓南音，欲说还休……

南音，发源于福建泉州，用闽南语演唱，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汉族音乐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“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，亏我思娇情绪，好比度日如年”，为南音名曲《客途秋恨》的开头一句。

回溯我对南音的了解，乃因两年前看了一部南音电影《旦后》。上世纪50年代，女主角林波儿的父亲是一名南音艺人，因参与抗日活动被日本人所杀，林波儿跟随养母逃难去香港谋生。一个偶然的契机，让林波儿得以将南音传承下来，最后在闽南侨民的帮助下，成为南音“一代旦后”。看完电影，对南音产生兴趣，遂决定去趟泉州，现场听听南音。

泉州有多处南音表演的场所，《旦后》里提到的泉州南音艺苑是其中之一。我去的那天，恰巧艺苑里有一场公益演出。很幸运领到赠票，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。看演出前，照例会先浏览一下节目表。通常来说，节目表绝不至于看不懂。但南音演出节目表，我确实没有看懂。五空管、紧三撩、长寡、福马、短滚……节目表上的这些专业术语，全然不知是何意思。索性将节目表放下，以外行人视角去感受南音纯粹的氛围和味道。博尔赫斯曾说读书不怕读不懂，每一次面对陌生化作品的过程，都是对人生的扩展。延伸到音乐方面，也是。

南音演唱的主要形式为“丝竹相和，执拍者歌”，即弹琵琶、三弦者在右，吹洞箫、拉二弦者在左，演唱者执“拍板”居中。舞台灯光暗暗的，演员们身着汉服，营造出一种古老而悠远的氛围。那天的演出，我们听了传统南音曲目《到只处》《百鸟归巢》《听爹说》《娘子有心》……伴着弦乐声声，犹如聆听仙乐一

般，余音袅袅，绵绵不绝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了。除了南音演唱，现场还有洞箫独奏等其他形式的表演，整场表演中我最喜欢的是洞箫独奏《行》，情深婉转，忧伤直抵心头，听得人热泪盈眶。音乐有时是无需语言的，就像静水流深，收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唱之美。

第二天，我离开泉州去了厦门，在厦门闽南小院看木偶布袋戏时，意外发现舞台边陈列了一些南音词谱，介绍了一些南音乐曲的背景，其中就有前晚刚听到的《到只处》。原来，《到只处》表达的是一代英杰卢俊义，被恶妻孽奴所害，流放到沙门岛难以平服的心情。南音曲目的题材多围绕家喻户晓的男女爱情和历史故事，所以为群众所喜闻乐见。看到词谱，了解到乐曲背后的故事，我想假如再有机会听一次《到只处》，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触吧。正如好的书值得一读再读，每次读都能有新的感触和收获，好的乐曲也是，值得一听再听，久久回味。

本版配图 / 溥心畬

的荒坡沟渠里，长势蓬勃的芦苇、香蒲，一派汹涌的绿，宛如列维坦的画，予人密不透风之感。荒地上无数一年蓬，高而直，白花如练，愈热，开得愈烈。野茺茺撑着伞状白花，宛如一个个面无表情的人。野豌豆黑炭色的果荚郁郁累累，一齐倒伏于草丛中，剥开一瓣，里面排列着豆绿色的圆圆的种子。海浪一样的蒲公英，黄花一朵朵谢了，夜风徐来，毛绒状籽实飘飘拂拂……最低调的，尤数夏枯草，将圆柱形紫花逐一举过头顶，默默不作一声……

万物都在开花，繁衍，生生不息。晚霞在西天如火如荼，七色的光倒映于空中，折射，又散射，没有一刻不是绮丽的。空气里飘荡着一种乡野的气息，是遥远的水腥气，夹杂着野草的清甜气，一齐涌来。

入夜，水杉散发出一种独有的香气，沁人心脾，仿佛灵魂的味道，美好得让人张开肺腑呼吸吐纳。钻天杨飘得真高，像要去天上参加会议似的。还有柳，一年四季将头低着——菩萨低眉，杨柳低垂。树上歇着无数夏蝉，高一声低一声嘶鸣。蝉声，致人热。蝉声也是一锅滚沸的水，灶下的柴始终不熄，滚了又滚，滚了又滚……草丛里藏着无数纺织娘，开始了一年中最辉煌的歌唱事业，吱、吱、吱、吱……末了，还有扑腾翅膀的和弦。纺织娘这种昆虫天生气长，适合美声。夏

夜的众神合唱中，它是中国版卡拉斯，一夜一夜，将毕生精力献给咏叹调，永世不衰。

夏月升起，人间稍微静些。盛夏的月，饱满金黄，犹如一张浸油过度的麦子饼，新鲜欲滴。看得久了，又成一张饱蘸微墨的薄宣，似可流淌出汉唐以来的古诗。

月悬中天，总有薄云相随，比衬得它更加橙黄，也是一片涨满风的帆，遥遥地挂在银河的浪波上。令人久望不倦——这月真是一幅古画呀，并非黄公望的，也非倪云林的，更非董其昌的……这幅画早于汉魏，早于春秋战国，亘古即在的，纵然古直，却也夜夜簇新。月色如玉，值得摩挲，心为之远。

望望月亮，再看看星星，人便正常起来了，不为暑热所烦躁，自负刚愎的情绪无隙可乘，然后，回家冲个热水澡，静静读几页书，写点笔记，沉酣而去。

翌日是晴日，依旧五点钟出门，还会遇见玛瑙色云团——天上的云永远是自由的，它不会固步自封，更不必得陇望蜀，它愿意一直放逐于天际，李白一样纵横山水四海为家。

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那么，还是跑步去吧，以汗水淋漓带走体内淤积的寒湿，肉身轻盈起来，简直可以飞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每临大暑，有一种昆虫喜欢藏匿于枫杨树的叶丛中，它们擅长吐丝，长

而亮。倘自树下过，那昆虫恶作剧般，突然自树上吐出长丝倒挂而下，吓人一跳——我们称它为“吊死鬼”。吊死鬼比蝉还要吸引小孩子，概因技艺超群，空翻表演从未马失前蹄，一次次完美地将身体恰到好处地悬于树枝地面之间。小孩子学不来这个，暗自艳羡。至今我还记得。

正午，我们行走于瀑布一样的烈日下，热到极致，忍不住打一个寒战，电击般自头顶贯穿至脚心。那一刻，整个人的意识忽地清醒过来，有了生的意志。

这便是否极泰来，犹如大暑过后便是立秋，我们的身体提前感受到了秋意。



一点表里

风雅南音

陆小鹿